

日治時期台灣新高山的設計

撰文·圖版提供／林磐聳

日治台灣新地標：新高山

過去大家熟知電影《虎！虎！虎！》的名稱，是日軍成功偷襲美軍珍珠港後發回日本的無線電報信號。二松啟紀的《繪葉書中的大日本帝國：從390張珍藏明信片解碼島國的崛起與瓦解，窺探日本近代外交、文化、戰爭與殖民真相》在中文版書〈給台灣讀者的序〉中，以「日本第一高山與日本最南端的海角」為標題，開宗明義寫著「ニイタカヤマノボレー二〇八」意為「一二〇八登新高山」，這則日本歷史上最為著名的電報暗號，是日本大本營對於太平洋機動部隊下達的「12月8日0時開始戰鬥行動」指令，而「新高山」就是決定開戰的暗號。

「一二〇八登新高山」開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美戰爭的開端，其中的新高山是日本當年的最高峰。1895年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之後，發現台灣南北走向的中央山脈、玉山山脈有日本人稱作新高山（玉山，標高3952m）、次高山（雪山，標高3886m）與秀姑巒山（秀姑巒山，標高3860m）的三座高山，它們均超越日本內地最高峰富士山（標高3776m）的高度，成為大日本帝國時代日本領

土的前三名高山。沒想到號稱東亞第一高峰的台灣新高山，成為當年日軍開啟戰爭的暗號。

新高山名稱的由來

有關台灣第一高峰玉山的名稱由來，1697年郁永河（1645-?）為了開採北投硫磺在台遊歷九個月，隔年寫成《裨海紀遊》，書中的〈番境補遺〉寫道：「玉山在萬山中，其山獨高，無遠不見；巉巖峭削，白色如銀，遠望如太白積雪。四面攢峰環繞，可望不可即，皆言此山渾然美玉。番人既不知寶，外人又畏野番，莫敢向邇。每遇晴霽，在郡城望之，不啻天上白雲也。」根據西方人士所載，玉山名稱眾說紛紛，但是相對明確的最早記載是19世紀末葉美國商船亞歷山大號船長摩里遜（W. Morrison）出航安平港，航行台灣時遙見玉山雄偉高聳的山勢，遂以船長之名命名「摩里遜山」並成為西方沿用的名稱。

明治28年（1895）6月17日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在台施行統治，陸軍參謀本部派遣人員來台測量山岳，當年明治天皇表明測量完成之後將親自命名；隔年9月完成測量並且進行製圖，明治30年（1897）6月陸軍參謀本部

完成地圖印製，同月28日由參謀次長川上操六（1848-1899）親自赴京都謁見，明治天皇將日本海外第一個殖民地台灣的最高峰命名為新高山的紀錄，可見於該年7月18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125號〈摩里遜山改稱新高山〉（モリソソヲ新高山ト改稱），以及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甲種永久保存第一卷皇室及儀典》1897年7月23日〈拓殖務大臣通知摩里遜山奉天皇旨意改稱新高山〉（モリソ山ヲ新高山ヲ稱スヘキ旨御少汰アラセラレタル旨拓殖務大臣通達）等文獻。台灣新高山因此成為日本國民對於新領土的認同象徵，具有聖山般的崇高地位，在日治時期成為被廣泛應用的品牌名稱。

日治台灣「新高」的品牌化

既然新高山成為大日本帝國第一高峰，理所當然也做為當年台灣品牌識別的象徵，台灣總督府歷年始政週年繪葉書便經常以新高山做為明信片的主角，在在展現出其於日本在台統治思想佔有重要的地位。

1904至1905年日俄戰爭後，兩國簽訂《樸茨茅斯條約》，日本因此擁有庫頁島北緯50°以



昭和6年(1931)日本公布《國立公園法》，昭和8年(1933)台灣成立國立公園調查會，昭和10年(1935)台灣總督府官方及學者專家成立台灣國立公園委員會，總督中村健茂為會長、總務長為副會長。當年根據設置標準及方針，預定設立大屯、次高太魯閣、新高阿里山3座國立公園，原定於昭和12年(1937)12月27日由台灣總督府正式核定、公布此3座國立公園的設立範圍，但是由於同年爆發中日戰爭而擱置。本圖為1941年大日本郵便所發行的「國立公園」系列郵票。

右·1931年4月20日由嘉義地區人士成立阿里山國立公園協會發行的海報〈新高阿里山風景〉，前景高聳的黑色杉木剪影對照出綠色與灰色青山，以迤於遠景玉潔冰清的玉山主峰，展現出山巒疊翠、層次分明的雄偉山岳景象，若將之與同時代歐洲的觀光海報相比，也是不可多得的視覺設計佳作。



新高山品牌的寶島鳳梨罐頭標籤



在日本發行的〈領土擴張第二春〉紀念繪葉書中，從上而下的圖片為台灣新高山、日本本土富士山以及在庫頁島的大日本帝國國境界碑，分別襯以台灣椰子葉、日本櫻花、庫頁島蕨類植物。雖然1985年日本郵趣出版、島田健造編著的《日本紀念繪葉書總圖鑑》，在外地及佔領地單元有關樺太廳的紀念明信片並未收錄此張，但是確認應該是1905年日俄簽訂《樸茨茅斯條約》後，日本因此擁有庫頁島北緯50°以南的地區，並以江戶時期及明治時期使用的「樺太」做為新領地名稱的紀念明信片。

右。1906年台灣總督府發行始政第11回紀念繪葉書，中央橢圓形水墨畫作〈新高山〉以金邊外框搭配蝴蝶蘭與兒玉菊（玉山籟蕭）烘托主題，鮮豔醒目的紅色背景與水墨新高山形成強烈對比，由此可見新高山在日本人心目中尊榮的地位。此明信片的新高山圖象擷取自台灣總督府委託野村文舉來台繪製以新高山及澎湖等為題材，做為祝賀嘉仁皇太子成婚賀禮而敬獻皇室的金屏風。

南的地區，並以江戶時期及明治時期使用的「樺太」稱之。在日本發行的〈領土擴張第二春〉紀念繪葉書中，從上而下的圖片為台灣新高山、日本本土富士山以及在庫頁島的大日本帝國國境界碑，分別襯以台灣椰子葉、日本櫻花、庫頁島蕨類植物。再如1900年台灣總督府委託野村文舉（1854-1911）來台繪製以新高山及澎湖等為題材的金屏風敬獻皇室，做為祝賀嘉仁皇太子（大正天皇）成婚的賀禮，而1906年

始政第十一回紀念繪葉書就是擷取該屏風的新高山搭配蝴蝶蘭與兒玉菊（玉山籟蕭），以鮮豔醒目的紅色背景與中央橢圓形的水墨新高山形成強烈對比，由此可見新高山在日本人心目中尊榮的地位。

1909年大倉財閥於東京宣布在彰化設立新高製糖株式會社，並以新高山圖案做為商標。1910年代台灣總督府專賣局有新高牌與高砂牌兩種紙捲菸，之後再有新高牌火柴。

1914年開始營業的台北新高旅館由米穀商鍵山今朝吉投資興建，是一幢在本町二丁目五十八番地的三層樓紅磚樓房，舊址即位於現今重慶南路一段的郵局，在新竹、嘉義、台南等地也有同名的旅館。另外，1898年台北榮町通（現衡陽路）與本町通（現重慶南路）路口有日治時期台灣最大的新高堂書店，1915年由台灣總督府土木課辻岡技師設計及監督完成佔地270坪、樓高三層的紅磚建築，國民政府



1910年代台灣總督府專賣局有新高牌與高砂牌2款紙捲菸，之後再有新高牌火柴。本圖的新高牌火柴包裝有參天大樹及高聳的新高山，上方寫有「スバイ御用心」（小心間諜），可見是戰爭時期的產物；下方寫有「台灣總督府專賣局」與「定價四錢」的字樣。

右。昭和10年（1935）10月10日至11月28日台灣總督府舉辦「始政40周年記念台灣博覽會」，為期50天的展期總計參觀人次有334萬6972人，當年台灣總人口為521萬2426人，吸引了超過台灣人口數約3 / 5。不論是從場地布局之巧思、展場規模之宏大、參與展館之多元、參觀人次之眾多，「始政40周年記念台灣博覽會」展現出日本將台灣做為大東亞共榮圈的展示櫥窗。本圖為台北市新高旅館提供各地遊客前來台北參加博覽會的紀念戳章，以台灣島嶼做為外形，中間有高聳的新高山圖案。

來台之後由東方出版社承接。1924年新高製菓商會在台北市本町一丁目的一六軒本店成立新高喫茶店，新高製菓後來成為有「亞洲糖果大王」美譽的製菓工廠。

另外，出生於南投集集的方慶綿（1905-1972），小學畢業便進入日本人臼井直義在當地開設的臼井寫真館擔任學徒，後來前往嘉義市創立新高寫真館，店名主要源自故鄉轄屬台中州新高郡。方慶綿在昭和4年（1929）拍攝的〈新高寫真館前的廟會遊行〉，成為記錄日治時期嘉義街景的重要史料。另外，他為阿里山、新高山拍攝的山岳風景被製成繪葉書販售，由於一生攀登玉山多達三千餘次，因此被尊稱為

「新高伯」。1972年《漢聲》雜誌特別為方慶綿進行專題報導，2021年嘉義市立美術館舉辦「捕風景的人—方慶綿的影像與復返」向其致敬。

新高堂書店

新高堂書店創辦人村崎長昶（1870-1950）在《台灣·新高堂書店村崎長昶：事跡與回想錄》（台灣·新高堂書店村崎長昶：事跡與回想錄）描述1898年開業始末，從最初的文具銷售逐步擴充書籍、雜誌、運動器具、樂器等業務，後來在自行出版書籍。1902年1月15日新高堂書店在《臺灣日日新報》刊登新年初刊雜誌廣告，上面寫著引進日本內地出版的雜誌計有

《太平洋》、《太陽》、《新小說》、《中學世界》、《少年世界》、《女學世界》、《文藝俱樂部》、《日本人》、《實業時論》、《實業之日本》十種。至1903年11月3日，新高堂書店刊登新年初刊雜誌廣告已多達廿二種，不但提供了在台日本人及台灣人重要的知識泉源與精神糧食，同時也引進日本新型印刷和設計新風。

除了引進日本內地出版的雜誌之外，新高堂書店後來自行出版，包括專研台灣文化的人類學家伊能嘉矩的1905年著作《臺灣巡撫劉銘傳》（臺灣巡撫としての劉銘傳）、《領臺十年史》和1918年的《傳說中顯示的日臺連鎖關係》（傳説に顯はれた



吉田金造 算術受驗準備書 1936 新高堂書店出版

由前台北師範學校教諭吉田金造著作的《算術受驗準備書》屬於教科書，所以封面設計僅以字體加上簡易花邊裝飾，整體編排顯得較為傳統保守。

中。新高堂書店編輯 公學校高等科國語讀本正解卷三 1940 新高堂書店出版

本書封面圖案以3隻螢火蟲尾部發光扣緊門環，螢火蟲在日治時期是引用「囊螢映雪」勤學苦讀的象徵，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收藏的日治時期台北龍山公學校及新竹北埔公學校的紀念章，均採用螢火蟲圖案。

右。新高堂書店編輯 台灣初等理科參考書·第四學年用 1940 新高堂書店出版

由於日治時期理科教育涵蓋博物學、物理與化學、生理衛生3大領域，本書以紅、黃、綠色分色套印的牽牛花做為封面圖案，整體風格生動活潑。



昭和時期（1926-1945）新高製菓生產的口袋型小盒裝牛奶糖以馬糞紙板製作包裝紙盒，上頭黏貼的彩色印刷圖案描繪穿著學生服的姊弟2人享用美味的牛奶糖，上方有英文品名「Nittaka Milk Caramel」（新高牛奶糖），左下角有菱形「H.M」的英文登錄商標，說明新高製菓在當年已經注重品牌及商標保護。

右，昭和時期新高製菓百入裝的香蕉牛奶糖包裝紙盒以馬糞紙板製作包裝紙盒，上頭黏貼的彩色印刷圖案可見穿著鳳仙裝的仕女手持小盒裝的香蕉牛奶糖，搭配四周香蕉及蕉葉圖案，清楚說明這是產自台灣、風味特殊的糖果。

る日臺の連鎖），以及1913年森丑之助與中井宗三合著的《臺灣山岳景觀》；還定期發行台灣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南邦經濟學

會的《南邦經濟》、台北國語國文學會的《言語與文學》、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南方土俗學會的《南方土俗》與《台

北市教育社會課研究彙報》等會刊雜誌，以及台北市街圖、台東廳館內圖等地圖。

1914至1935年間新高堂書店



昭和時期新高製菓口袋型小盒裝牛奶糖包裝紙盒（上）與百入裝香蕉牛奶糖包裝紙盒。紙盒側邊單色印刷台北工場、東京工場、大阪工場等字樣及廠房圖象，彰顯其跨地區的生產規模，也因此成為日治時期的亞洲糖果大王。

針對台灣語文的出版，有劉克明的《教科摘要臺灣語速修》與《國語對譯臺語大成》、岩崎敬太郎的《羅馬字發音式臺灣語典》、杉原之助的《日臺會話大全》、今田祝藏的《刑務所用臺灣語集》、張耀堂的《新選臺灣語教科書》上下兩冊。藉由新高堂書店的出版，可以窺見當年日本在台對於台灣語文關注的程度。

另外，針對台灣教育需要的書籍出版，有相馬禎三郎的《臺灣農業教科書》、吉田金造的《算術受驗準備書》、久保毅與伊藤

吉三合著的《臺灣中等學校入學受驗準備書國語算術》、齋藤治七與吉田金造合著的《臺灣實業教育算術教科書》、井上德彌的「實業補習臺灣農業」系列；由新高堂編輯部編著的計有《台灣文官普通試驗問題集》、《台灣各中等學校入學試驗問題集》、《台灣各小學校入學教員檢定試驗問題及解答》、《理科自習書》、《台灣教員檢定專門學校入學者檢定普通文官試驗問題集》等。從上述遍及台灣文化、風俗、語文以及文官、教員、農業、商業、實業、小學校、中學

校等不同面向的書籍出版，得以說明新高堂書店的影响力，但是在封面設計就顯得較為傳統保守。

新高製菓

今日大家熟知的日本糖果三大品牌是森永製菓、明治食品、江崎格力高，但是卻不知道日治時期從台灣發跡的新高製菓是曾經擁有「亞洲糖果大王」稱號的糖果品牌。新高製菓與出生於日本佐賀的森平太郎（1869-1946），1902年渡海來台後在台北市本町一丁目十四番地開設



新高製菓 《美味夢太郎》第二卷第三號·北極探險之卷 1934年3月

右。新高製菓 《美味夢太郎》第三卷第九號·大將萬歲號 1935年9月

新高製菓邀請漫畫家繪製可愛的人物「美味夢太郎」並打造成品牌的代言人，也就是當今企業形象代表的吉祥物或是公仔。1933年起逐月發行的《美味夢太郎》雜誌是針對學童的行銷推廣媒體，每期規畫夢太郎駕駛飛機環遊世界、北極探險、大將萬歲等不同主題，用以吸引學童認同新高製菓這個品牌。



新高製菓為了形塑「美味夢太郎」成為品牌代言人，針對學童課後遊戲印製了圓形的娃仔標紙牌，並有數字編號、人物角色等標註文字，是日治時期台灣出現娃仔標的證據。



發出具有在地風味並可以保存較長時間的香蕉牛奶糖。1905年他開設新高製菓商會，1917年在台北古亭町設立牛奶糖工廠，生產最具台灣特色的香蕉牛奶糖、芭蕉糖以及各式糖果點心；1926年在東京設立新工廠，之後陸續在大阪、滿州國的大連設立工廠，並且積極開拓中國的糖果市場。在新高製菓大盒裝的包裝盒側邊，可以看見單色印刷台北工場、東京工場、大阪工場等字樣及廠房圖象，彰顯其跨地區的生產規模，也因此成為日治時期的亞洲糖果大王。

的和洋菓子店「一六軒」有關。一六軒當年自製的手工和菓子風味絕佳，雖然在台北各家菓子店

都具有好評，但森平太郎觀察到台灣具有豐富的物產，因此決定善用台灣盛產的香蕉及蔗糖，開



新高製菓為了推廣學童購買可嚼食並吹泡泡像氣球般的氣球口香糖，特別仿效學校頒發獎章的榮譽制度，設置新高氣球幹事章、學藝章等做為鼓勵、獎賞學生的榮譽勳章，成為近百年前台灣廣告設計的經典案例。

1931年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Major League Baseball）明星隊訪問東京進行表演賽期間，常見到美國球員大嚼口香糖吹出泡泡，掀起日本人開始嚼食口香糖的風氣。新高製菓搭配這股熱潮推出「氣球口香糖」（風船チウインガム），是一款可嚼食並吹泡泡像氣球般的口香糖，趁勢大打廣告並一炮而紅，不僅是台灣第一款口香糖，也是日本國產口香糖的先驅。另外，新高製菓在當年的糖果市場投注心力於包裝設計、廣告宣傳及事件行銷，例如發行《美味夢太郎》（ウマイモン太郎）雜誌做為行銷推廣的傳播媒體，邀請漫畫家繪製可愛的人物「美味夢太郎」

並打造成品牌代言人，也就是當今企業形象代表的吉祥物或是公仔，製作成圓形的尪仔標紙牌等周邊商品。新高製菓除了印製學童上課需要使用的學業時間表做為贈品，傳播策略還特別仿效學校頒發獎章以激發學童勤奮向上的榮譽制度，設置新高氣球幹事章、學藝章等做為鼓勵、獎賞學生的榮譽勳章。森平太郎對於新高製菓在包裝設計、廣告宣傳上投注的心力，成為近百年前台灣廣告設計的經典案例。

日新又新的聖山

昭和2年（1927）時任國語學校教師大橋捨三郎為台灣山岳會編輯《臺灣山岳》創刊號，其中

介紹台灣山岳成因、山岳之美、新高山、次高山、阿里山及新國立公園計畫等。大橋捨三郎也為臺灣日日新報社編著《新高山的詩歌與詩》（新高山の詩歌と詩）彙集讚頌新高山的詩歌，分為〈漢詩部〉與〈和詩部〉兩章，其中收錄時任台灣總督府工事部基隆支部書記、文學團體「綠珊瑚」會員永井久久的詩作〈新高山〉：「玲瓏八朵美人鬢，山入仙宮下巒間。萬古雪輝環視國，日東收得是高山。」

從日治時期處處可見新高山身影的美術設計，再讀詠讚新高山的詩歌，這座堅挺起台灣脊梁的聖山亙古通今依然屹立不搖地守護著台灣的子民。●